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主夏盟

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垂世）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于杜氏曰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豹如晉以雍榆之次爲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啟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冦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及其大夫者非一人矣宋之殤公閔公晉之奚齊卓
子非皆為社稷死而孔父仇牧荀息非三君之私暱
春秋何以大書而深予之耶且死必有私暱則肯死
君難者少矣君不為社稷死則曰誰敢任之則背死
忘義者孰不藉口以求自免乎吾故曰此非晏子之
言鄙夫附益言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隰朋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三軍之大夫（自五吏之下皆軍卿之屬官）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守國）者皆有賂（杜皆有貨賂言皆以男女為賂恐非）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按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弒則罪不在其民晉之所當問

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魏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徑也）井堙（塞也）木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穿也）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

暴於疆隧者有司不戢武之罪也鄭欲修怨不請於天王而興大師馬至于車七百乘此晉文公城濮之賦也郤克伐齊至以八百乘當時已謂為傾國恐鄭未合有此既聲其罪豈不可待其服乃宵突其城而入之是志於殘之使其君與太子匍匐奔墓寄乘以免其民亦何罪而男女別而纍以待數俘而出承飲進獻則曷如勿迫而辱之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正其官而還則曷如毋亂焉甚矣鄭之為欺也其不免乎王法之討而或者猶謂其入陳

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杜氏曰晉懸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說見桓十

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

八月楚滅舒鳩　按羣舒近楚為楚所蠶食至是盡矣先本與楚俱張曰荊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舜之後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武王之女長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得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既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言陳周之甥

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致之可乎又以戎服受捷為城濮之命然定王於鞏朔之獻齊捷也則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鄭無王命擅興以侵小而以其捷私相獻其為奸先王之禮尤大矣且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

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乃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趙文子謂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兵可以少弭葢志于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禁暴討貳之心矣觀春秋一歲再書鄭伐陳而諸侯之散也見于此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公作謁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公羊傳入巢之門而卒也 穀梁傳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修守備而請罪恐己有闕而致師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何氏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為欲犯巢而射殺之 今按巢吳楚

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載是也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正與七年鄭伯髠頑如會卒于鄵書法同皆以便文爾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門于巢亦是而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之妄說也穀梁謂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此自過國之禮令吳來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馬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出亡）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人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秉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

下春秋書入于戚以叛以誅之也左氏乃止以其專祿周旋為罪杜氏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皆昧于大義之言使林父不專邑自隨則無罪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衎復歸于衛則知復歸之故由甯喜矣夫君人者將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尊如神明愛如父母而逐于林父歸以甯喜直書而義自見矣名與不名不必有義復歸者復國之恒詞而美惡形乎其中

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晋晋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齊人今來在衛）殺晋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惡鬼）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衛邑）雍鉏（孫氏臣）獲殖綽復愬于晋 按言衛人侵戚則戚于衛

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民（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景子（國弱）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乃許歸衛侯　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　胡氏曰春秋疑義先儒所傳誠有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氏貶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是助矣　家氏曰天子方伯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伉其君而下陵上替有自來矣今林父據邑叛君晉不能討而納其叛又披公邑以益賊臣謂之疆戚田使衛戚如二國然甚又為之執其君平固甚愚亦

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私羽翼私門弱公室以為已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

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

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讙也）而與之語（欲使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習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傳言宋公闇左師訹太子所以無罪而死）胡

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讒世子痤而殺之者寺人伊戾也然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匹嫡之

惑其心又有大臣内結宫闈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春秋所以目君以著其惡也　家氏曰傳言佐惡而婉痤美而狠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内交佐日以親痤日以踈以至於此也隋楊廣傾勇之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也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

也　按晉非討其弒君也為伐孫氏殺晉戍之故爾趙武為政叔向為謀臣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也

附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布荊坐地）而言復故（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在明

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僣而刑不濫賞僣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僣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上聲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吴於晉教吴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吴行人馬吴於是伐巢取駕皆楚邑克棘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昧於一來不如使逞（快也）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動也）於勇嗇（貪也）於禍以足其性乃求名焉者（指欲與楚戰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邑）墮其城涉于樂氏（津門）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時諸侯不能修

朝聘之常禮有事多托聘以行故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丘今東郡廩丘故城是奔晉襲衛羊角今廩丘所治羊角城是取之遂襲我高魚在廩丘東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呼亂反公作瑗後同　晉楚使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諸侯從晉楚者）交相見也（更相朝）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不築壘塹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杜氏曰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按是時

晉楚皆厭兵故向戌得迎兩國之意旨而和合爲此舉也告於小國而喜躍勇赴告於齊秦而齊秦許之曰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是可以見人情之所在矣戰國之世衡人專搆諸侯使相攻伐而從人則合東方六國爲從以擯秦從人之意向戌之意也然而勢如連雞不能俱棲從之不可久也策士知之矣視此則向戌之說差愈而易成是以有因其罷兵息民之意而取之者則曰宋之盟中

國不出外裔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百姓免兵革之患者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也其執乎内夏外夷之常而議之者則曰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防南北二伯諸侯兩事贄玉帛死生于蠻夷之庭以至于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是舉啟之也盟鹿上楚始進也盂之會楚子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而二伯兆宋之會使晉楚之從交相見

而二伯成皆宋為之也是二說者固皆一道而未可膠也楚誠南蠻然有弭兵之心則固善心矣聖人於此豈無用夏變夷之道而必絶之乎變之之道則孟子所謂仁義而已矣昔秦楚搆兵宋牼將言其不利而孟子以為不可及孟子自言則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齊王不忍觳觫之牛則曰是心足以王矣王之不王不

之用兵也然則武欲塞子木交相見之請則何辭而可亦告之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也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使廢其常守闕其時事敝于道路或啓他虞以為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憫諸侯之道敝而苦于兵也欲安靖之甚大惠也終君之惠則莫如使晉楚之從各即其守敝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

固將朝夕于君者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應之楚必無辭而退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

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今按無罪當作不以其罪）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旣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按使衎出非得罪於民歸為國人所納則正大光明舉無不順首誅孫氏次問甯喜可也今乃舍孫氏之在戚而患喜之專昧輕重之所在矣畔政

由之信棄納我之惠其所不足道也或曰孫氏挾晉以抗君獻公固無如之何非不欲討也曰使衎出非得罪于民國人思之國人納之出入不制于强臣則命討亦不制于大國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使甯喜因國人之欲納公也為公弑剽公討之可也令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由是以得歸也甯喜專公患之由是以行殺也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公亦自知其不直也故春秋之書法如此

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猷公尋斃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傳曰百乘之家大夫之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大小通稱邑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按免餘辭邑辭卿亦何足錄傳見公之賞刑不知大計耳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

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馬絆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專有是信者獻公無信而專不肯失信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

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予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予鮮為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者也重于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為子鮮者初決于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大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決于自絕止使

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
弒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于春秋知肸之所以
取貴于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于春秋矣然穀梁以
為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則亦過矣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

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
害也匹夫一為不信單盡也斃踣也其死若合諸侯之卿
以為不信必不捷食言者不病言必死非子之患也夫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云以公命者季氏託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左師請免死之邑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向戌自以爲已謀可免死也請賞而曰免死讒言耳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于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為所執矣況魯師師取鄆晉師師敗狄兵亦未甞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簒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按趙武知楚屈建二子各執其國政鄢陵之敗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合和

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吳乗其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之葢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為有文事必有武備具左右司馬而行及會犂彌言于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遽辟之聖人之制事待人蓋如此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使楚秉其無備雖左還入于宋不亦晚乎唐渾瑊與吐番盟于平凉吐番劫盟即其事也彼不在堅城之下乎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柳渾則謂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斯亦可以喻趙武矣公羊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按賊杼以棠姜之故刃其君尋以崔明滅家誠天道也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謂新築女墻而守之弗克使國人

杜氏曰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令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進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左傳春無冰梓慎曰魯大夫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無冰陰不堪陽盛陰用事而溫無氷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云

左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左傳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

歲之不易（言有饑饉）聘于下執事（言鄭伯所以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按使趙武能止之于初則無是矣）九月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封之子政則以其內實遷于寶物妻妾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卿大夫皆就嫳家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諸以崔氏之難出奔崔氏名之為賊者以告以情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親近兵仗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卿大

子之兆曰彧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歸而
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封之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
慶封字速歸禍作必于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子息慶嗣曰亡矣言慶氏必出幸而獲在吳越吳越納齊
之亡人齊不能讓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
姜癸妻慶舍女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

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公所）麻嬰為尸（祭尸）慶奊（戶結反）為上獻（先獻）盧蒲癸王何執寑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里名引行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四家之徒衣慶氏之甲因慶氏之士釋甲觀優不在也）子尾抽桷（椽也）擊扉三（以此為期）盧蒲癸自後

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書禹謨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井田以厚其生工商以利其用五教以正其德夫民生厚而利用而德不正猶布帛之無幅故教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不可過幅使有度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拱合兩手大璧也崔明夜辟諸大墓故不知其處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齊

人還莊公殯于大寢路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尸不得嬿以他尸代之故言國人猶識其狀見是真杼也此亦殆天顯其戮也　按盟于宋以弭兵為辭兵之弭必各守其度無為不順則争端絶矣魯為望國首納齊之亡人何以示諸侯乎崔杼弑君慶封黨之盟于國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既而崔氏家亂慶封秉之以為利慶封當國嗜酒好田以政與子盧蒲癸王何者莊公之嬖人也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之尸于是莊

公之賊亦少申其討矣莊之弒也幸臣與之俱死者
十人令為之討賊者亦幸臣也身為國君所親禮而
為之效死者非國士而在私暱莊公固可羞矣而卿
大夫不討使枕戈伺讐出于君之私人亦卿大夫之
恥也其後楚執慶封徇于諸侯使言曰無使如齊慶
封弒其君中國弒君之賊得戮其首領淹歴諸侯入
于蠻夷而蠻夷討之又中國之恥也春秋書齊崔杼
弒其君光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慶封來奔楚子伐吴

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襄公久在夷狄危而録之穀梁傳閔公也范氏曰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録孔氏曰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唯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于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在楚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

曰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强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書之　按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誤之者叔仲昭伯也子服惠伯向戌之流饑寒之恤甘為小人之從邇固可鄙矣叔仲昭伯若知大義當贊公以奔王喪夫臣子之情不盡於所當盡而非禮之禮施於所不當施是以或承之羞而不可悔未有居禮義

而得恥辱者也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魯則所謂莫往者矣　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外服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兵未及弭京師楚而泥塗魯宋祓殯送葬春秋閔焉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外服朝中國禮之常也中國旅朝于楚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啖氏曰左氏言楚使公親襚

勝公穀矣

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兵死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康王弟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使公治

弗閽以刀弑之言以刀明其近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守門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非其人言非合為閽之人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祭統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輕死之道也故不書盜而書閽見其近刑人也賤之賤者稱盜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　杜氏曰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始命為卿令盍以攝卿行　按齊桓城緣陵封杞也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明其志也周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內之民戍之戍者怨思揚之水之詩所以作焉申者平王母家也父幽王死於犬戎申侯與焉說者謂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彼天王也以不知大義而得罪於綱常況晉平公以一諸侯至勤天下之衆

為治其母家而於王事則曠於恤周宗則偷乎其亦
不待誅絶而見矣　李氏曰僖公為成風伐邾而春
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
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按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慍曰齊也取貨謂叔侯受魯賂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尚也先君有知尚須取女叔侯誅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職貢不乏何必瘠魯以肥杞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書曰子賤之也　按杞或子或伯義見桓二年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傳言札見叔孫穆子說之規其好善而不能擇人請觀周樂語多不錄又言聘于齊說晏平仲勸之速納邑與政以免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荆公叔文子曰衛多君子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

國而反至而君之爾在途聞難至而君之闔廬闔廬謂之長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子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爾殺爾兄舊作爾殺吾兄傳寫之誤也僚夷昧之子光謂之子僚與光從父兄弟而季子其諸父也故云然去之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

之宫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此視三傳尤備夫保傅不俱宵不下堂此伯姬所守之禮也豈無所見而徒守哉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此伯姬素定於心之見也天理人欲之間在乎此而已矣死生命也禮義之閑所欲有甚於生

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傳母可待也臣子之救可待也不可待逮乎火而死則命也可待而不之待越禮以貪生而茍免於死在丈夫猶足羞也而況婦人乎故寧守義而死此伯姬之心也春秋書之所以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然是變也宋之臣子安在乃使君母逮乎火而死哉亦罪其臣子也　謂伯姬女而不婦猶謂季札辭國

生亂使自私者借從權以自便必自斯言矣孔子於伯夷未嘗論其過曰求仁得仁曰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著教深矣至孟子始言其偏然對孔子言之也至其通論二子則曰百世之師也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其意猶孔子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丁甘反季卒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除服

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孔氏曰昭三年傳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陸氏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如文姜哀姜穆姜聲姜皆不繫夫謚而自有謚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天下

莫之違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分散）（鄭地）（祖廟）（鄭城門）

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按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下亦書十二國之諸侯會于夷儀不言其

所爲而其所爲可求而知也前此齊嘗伐晉兩加兵于莒又伐魯今又弑君則其爲討齊可知後書諸侯同盟于重丘則其爲受賂而止而齊亦與盟可知悼公初死平公新立晉之故望未失人猶有望焉盟宋之後列國北面楚庭胥於淪喪故葵丘景公會澶淵宋災故春秋直著誅貶遏人欲於横流也　李氏曰此條穀梁以爲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爲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

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此獨貶乎
仁山金氏曰城杞爲悼夫人也會澶淵爲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天下之大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即楚久晉人以爲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蔡則圍爲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有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死諱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按左氏言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此非人臣之言且公淹恤於楚豈得已哉何欲楚之有作其宮不過慕其制而效之耳然楚宮必說異非所當作也

按公淹恤於楚受親襚送葬之辱歸而不發憤自強修其德政乃效蠻夷之居又章其號處而終焉其志可知矣小

寢猶非正也況楚宮乎然此非止以即安不正書也

公在楚公薨于楚宮皆襄之特筆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也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子野以毀

卒昭公在戚而有嘉容天不幸魯國也夫 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

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 此見乾侯之事後撰飾之言與衛定姜見衎之不哀而憂

孫文子聞而懼其事正同魯宿即衛林父也 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

易衰衰衽如故衰 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傳曰卒日正

也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

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按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

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根

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竭反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

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今
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不可踰
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
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謝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鄭子皮使印段如

楚以適晉告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犂比公（莒子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

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

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吴出也書曰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　胡傳經以

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

是已左傳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

附左傳吳子使屈狐庸巫臣之子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食邑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五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
其在今嗣君乎謂夷昧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
宮文子佗相衛襄公獻公子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出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所欲為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列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使人不敢言怨怒之積有潰時若川也厲王監謗是也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也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之藥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
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
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邶風）威儀棣棣（富而閑也）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大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